



三山齋集三

書

本館藏

共六卷

16
2339
3



和
2339
卷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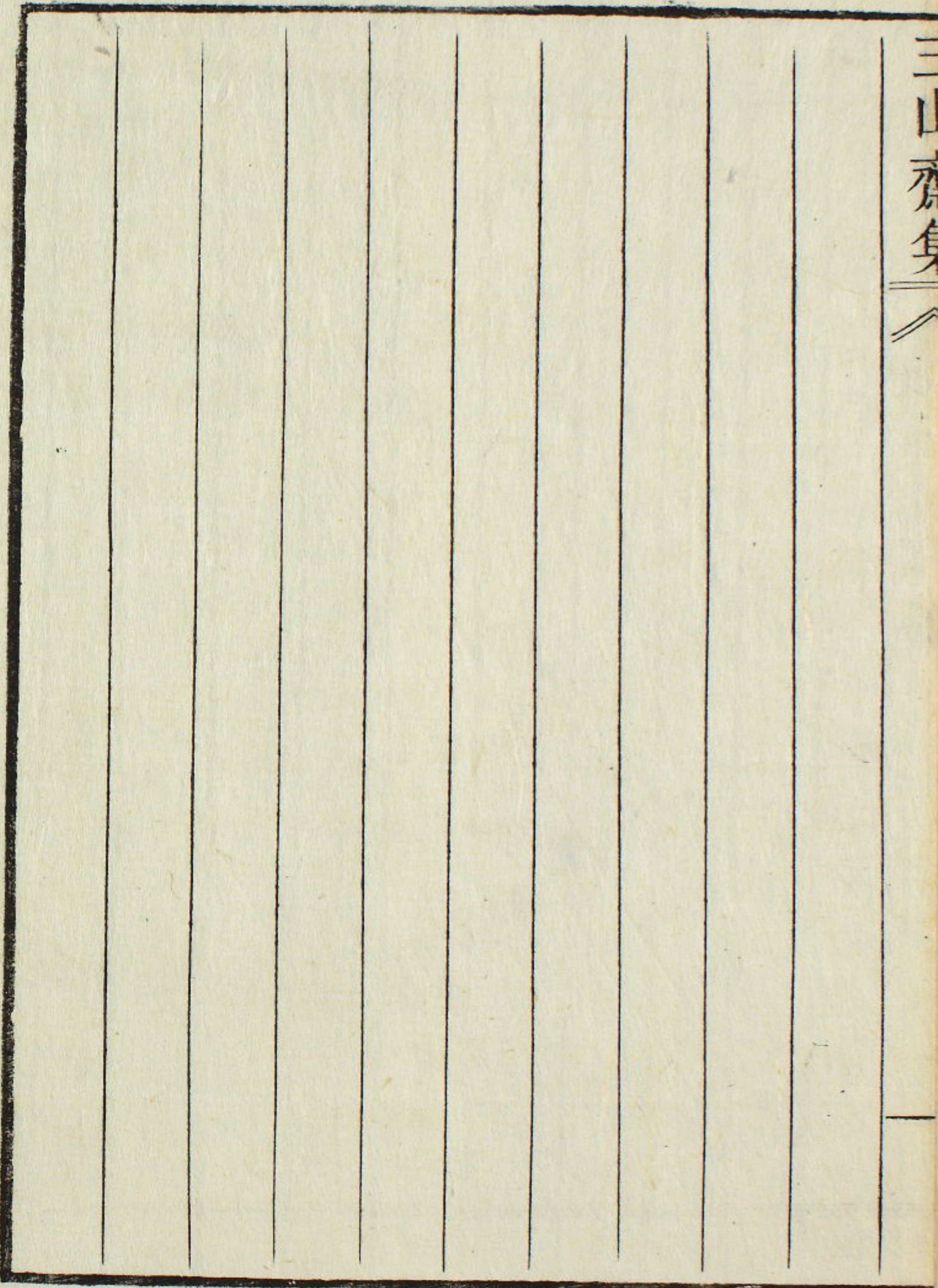
三山齋集卷之五目錄



書

答俞擎汝

憲柱 ○
十八



三山齋集卷之五

書

答俞擊汝

憲柱○初
名嶽柱

歲暮戀仰益苦忽拜惠狀披慰可知第審色憂一向
彌留區區不勝仰慮履安病憂相仍苦無閒坐看書
之日屬此窮臘意緒種種不樂奈何論及程子性說
朱夫子嘗以為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
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只此數句已極
明白無用多辨高明豈未之考歟雖然所謂本然氣
質亦豈有二性哉只就地頭雜理與氣而為言曰



三山齋集
氣質之性除却氣單指理而爲言曰本然之性此又朱夫子雖不相離亦不相雜之說也向來一種議論則但知不離者之爲性而不知不雜者之爲純粹至善之本體又不道不離底是氣質之性而直謂之本然此於程朱之旨果何如耶然此等說話易生葛藤不必煩傍眼也中庸章句曰性道雖同氣稟或異這同異字若指人與物而言之則物之道與人之道同處可得的指耶幸下一轉語以破昏蔽如何眼痛艱呼不宣

答俞擎汝

遷于廳事告辭今無可遷之廳事節省何如
雖無廳事可遷猶當用儀節畧移動之說告辭不可闕也

遣奠後祝奉魂帛升車焚香今宜遵行否
所以焚香者蓋欲魂氣之依之也禮有明文何可不遵

賓客辭歸在於乃窆之前今俗以見下棺爲重在人情亦然而禮意如此可疑

賓客之送葬也以執紼爲義旣至乎墓則其事畢矣故辭歸在於窆前然情厚者欲留見下棺亦何不可

三山齋集
之有此等處不必太泥亦非主家之所知也

題主祝之讀畢懷之何謂也

懷祝之義先輩或以爲急於反虞而不暇焚之也然家禮此文實用書儀而書儀於凡他告事及時祭皆懷祝而無焚之之文則獨於此謂之不暇焚而懷之者殆未見其然似緣書儀晚出未及經眼而然耳然家禮之文旣如此且懷之而從後焚之亦何害也

虞祭降神止哭者而焚香茅沙皆無哭再拜之文不哭爲是

降神與奠獻有異不哭爲是

進饌主人奉魚肉主婦奉麩米食始於卒哭者何義且人家婦女未易嫺於進獻此等節文恐不必一一如禮如何

至卒哭始以吉禮行之故必夫婦親之也婦女雖未嫺於禮親戚知禮者相以行之有何難事而以爲不必如禮耶

虞卒哭練祥皆無叅神沙翁以爲孝子常居其側無可叅之義此則然矣旣有常侍之義則恐并與辭神而無之如何

叅神辭神之一行一否雖若可疑然出神主入哭便

三山齋集
是參神而祭畢又不可無拜辭之節故如是耶不敢
質言

祔祭參神只參祖考妣降神則并行於新主否祔
祭圖亡者前無香案茅沙可疑

降神則并行於新主而所謂並行者亦非各焚香酌
茅之謂也然則亾者位前不設香案固宜茅沙則有
祭酒之節不可不各設圖中恐偶闕之

祔祭祝干支下當書以孝曾孫某云云否適字何
義告亾者不書謹以以下六字否

告曾祖祝辭書儀則以孝孫書之而家禮改以孝子

丘氏儀節又云孝孫誠靡所適從然孝子之稱實本
於儀禮其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
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澶酒適爾皇
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尚饗其疏曰欲使死者祔
於皇祖又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是以告
死者曰適爾皇祖某甫謂皇祖曰濟祔爾孫某甫二
者俱饗云云據此則祖孫初不各祭共用一祝其稱
孝子固當而今則既各祭而又各祝猶冒孝子之稱
於告祖之祝未敢知如何然以朱子之審於取捨夫
豈無義而特改前人已定之禮以誤後世耶蓋祔祭

三山齋集
本爲亾者而設故其服則以衰麻行事其共祭之祝不曰孝孫而曰孝子其意可見矣今雖各祭此義不可全沒此朱子所以有所斟酌從違於其間者歟沙翁備要亦謹守而無貳辭愚意於此恐不敢容議幸更詢於知禮者而復以見教如何適字之義恐如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之適告亡者亦當書謹以下六字耐祭世人多以衰服行事鄙意喪人入廟必釋衰朱先生亦以墨衰薦于廟以衰麻而參于祖考恐極未妥以布直領孝巾行參已有先儒之論遵行似穩

說見上段與他時薦廟之禮自別

耐祭設位於祠堂或廳事禮也鄙家家廟狹窄且無廳事可合行祀几筵房室稍寬奉出祖考神主行祭於此所無甚大悖否

雖無他行祭之處以祖考神版降就於其孫之几筵有坐屈之嫌無已則姑奉几筵於別所待行祭後還安如何

題主後祝奉置靈座云云至反哭入就位然後始云櫝之沙溪亦以爲可疑且曰豈有自墓來不櫝而今始櫝之哉云云必待反哭而後閉櫝者似有

精義

昔者先丈以此疑問於先人先人答云發引以箱盛主置帛後反哭出帛箱置主後其於舍舊從新之際用意極精微主之必至家櫬之者意或在此歟今來教所謂有精義於其間者似已得之

祔祭問解有前期一日以酒果告所祔之龕之文備要無之猶可行之乎告之辭當如何

問解此說蓋爲宗子爲支孫行祔者而云爾若喪人是宗子則不必然

斬破土主人率執事云云

開塋域時主人率執事掘兆至於祠土則自有告者主人有何所爲然則服色非可論也

前書銘旌請書以學生門下之書送也或有曰先丈隱德不仕宜書以處士夫學生與處士俱是無官者之稱而學生者今俗無官者通稱處士之稱非世俗之所常用此等稱號非先子之所常喜者前日哀遑中率爾仰請今者人或有不我足者今於題主則依銘旌書之誌石則書以處士無甚悖理否

向於銘旌書送後有一士友來言何不以處士書之

愚則只荅以本家以學生書來故依此書之云矣因此而更思之彼言誠亦好矣而第念先丈平日規模凡於浮華近名之事常有所不屑此最其難及處今如此書之不害爲奉體遺意之道而不自覺其爲悔矣今讀來示正如我心或人之有所云云或未能思之及此耶旣以此書旌則至於誌石又何必改爲惟在深量以處之耳

答俞擊汝

卽拜惠疏數日來氣力支相慰幸何已葬禮擇日聞更近出或可避隆寒耶凡具何以措備徒切傷念而

已先塋告辭當書亾者之名蓋於祖先之前不敢有所諱也年月似亦依祠土地例而備書之矣玄纁說古今禮制不一而先人則每以儀禮實于盖中之文爲主故家間所行於柩上中半處右玄左纁以奠之遺稿中有答人此問者一段茲以謄上擇而行之如何旁題奉祀字人家皆於奉字上空之今從之似宜反哭後五服相吊禮雖無其文賓客尙相吊况於有服之親乎家禮主婦雖不分初喪與葬後虞祔以後祭祀之禮必夫婦親之云者揆以禮義斷無可疑夫豈未審而沙翁質言如彼乎恐不容他議耳不宣

玄纁實于柩之蓋中儀禮也置於柩傍家禮也置於柩東柩槨之間開元禮也尤翁所用家禮也而但以兩傍之傍謂柩槨之間而非柩上之左右者不能無少疑如題主左旁之旁亦以主面而言則今柩上之左右必不可謂之旁耶且儀禮實于蓋之義註疏皆稱若親受之然此義儘精微家禮之意又安知必非柩上之兩旁耶此非欲今日必如是行之也是平日所欲一質於人者故發之於此耳其右玄左纁已有尤翁所論蓋地道以右爲尊故玄屬陽而反居右纁屬陰而反居左其義恐是

如此

答俞擊汝

積雪增寒隔江相望深以葬禮爲慮忽此惠疏氣力支安是則爲慰而穿兆在明凡百尙多茫然豈勝悲歎前呈禮說自知空疎必多謬妄而乃蒙一例開可深用愧慙祔祭不各行降神非獨祔祭爲然如時祭俗節朔叅何嘗逐位各行之耶此則非所疑也古禮合饗無他攷據只以前告祝辭與疏說意其如此若如禫後祫祭之禮則正是各饗而非合之云也家禮之各祭此所謂古今異宜者耶喪人旣稱孝子則宗

三山齋集
子亦當隨其屬而稱之者來示似然但此是禮之大節幸無以一時聾瞽之說爲可採而必更問於知禮者俾免於誤禮之罪如何如何手凍僅此不宣

答俞擊汝

日月不淹先府君襄事奄過仰惟孝思哀隕其何可堪病未伸臨壙之訣則猶當以一書替慰而江冰難越含意未遂不意惠䟽先及謹審已經三虞氣力支相區區愧荷交切而大夫人患候間經非細又不勝驚慮之至別紙伏讀增涕自念平日情好苟可以自効何待勤托而爲之而况托之如是其懇懇乎但年

來久疎筆硯重以病思昏憤雖數行誄語實無以及時構出稍寬俟之則或不相負而至於幽堂之文事體尤重有不敢聞命諒之如何耐祭出主無焚香等節大抵喪中之祭比常時多殺畧恐無別意上食素饌自虞祭已用事神之禮今不當復論矣三年內晨謁姑闕似宜雖朔望旣不能行叅則并與拜禮而停之爲得否先墓與新山同在一局則恐不妨歷省蓋墓與廟似不同耳虞杖不入於室堂上則猶杖也上食亦視此爲節其可乎產故廢祭禮無其說然如無別所可以致潔則不得已而廢之亦勢也然則告由

退行似宜喪中諸祭辭神在歛主之後與時祭不同者未詳其義然自叅神而已不同大抵吉凶異禮不必一一較論未知如何父喪中母祥變除之節來示所引重喪未除一段自是明文又何待於他攷乎鄙見如此禮記五冊先送讀盡更示如何艱此不宣

答俞擊汝

明德之爲心爲性不待多辨然以明德爲性亦無不可而朱先生必以虛靈釋之者何所據乎
泛言明德謂之性亦可然觀此篇所論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者皆主於心而爲言則其所謂明德可知

也朱子之釋夫豈無所據而然乎

古人爲學固多於動用上着工明明德之必以所發爲言者意亦如此然大學之道卽古聖人全體大用之學則宜與中庸中和之工同道而朱子之斷然以發處爲言者亦豈無所本而言然哉

經文未嘗論未發工夫何由得別添意思以爲之解乎蓋詳朱子此句實本於盤銘日新之旨而其指示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最爲真切正好於此體驗受用不必生題外疑難枉費說話也

致知之知知覺之知也與五常之知界分固截然

三山齋集
而知與知覺最難界破朱子仁說曰知覺乃知之
事然則心性不既混乎

朱子仁說雖以知覺爲智之事而其答潘謙之書又
分別心性甚晰未知孰爲定論此是前輩未決之案
不敢率爾開口至於致知之知朱子直訓曰猶識也
與知覺云者又稍別答潘書恐欲考書在下方幸更
入思而見教也

答潘謙之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
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
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

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
只在毫釐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五章全體大用老先生以新安說爲未然更未有
發落之教其指安在

以具衆理應萬事爲明德之體用則可至於此章方
說致知未說到應事處而陳氏以應萬事爲大用果
似未安其云具衆理爲體者於此亦稍緩

誠意之不曰情者先儒果有云云而未必其真然
抑誠意之後情亦自誠乎別有治情之道乎

情是驀然發出底可言邪正不可言誠僞大學之有

誠意而無誠情其以是歟然先之以格致繼之以誠正則情亦自得其正矣故朱子於正心註始言情字自欺之訓曰知爲善去惡承上致知而言修身章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不與上文矛盾乎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天下鮮矣此說常人事如保赤子承上孝弟慈而獨以慈言者治國之道重在慈也歟此章大義在於上行下效處今云治國之道重在慈也則止爲保民之事非傳文本意

此書自誠意章始言好惡至末章其意益廣且備其言用人理財皆同好惡之意歟

誠意之好惡好善惡惡也平天下之好惡多是貧富苦樂向背趨避之意文雖同而義自異不可一例看惟秦誓一節亦是好善惡惡

絜矩有二義皆朱子言也敢問以何說爲宗乎絜矩之義當從本註其答江德功書先人嘗以爲初年說

九章始言恕十章言絜矩亦恕也夫大學之道忠恕而已明明德者忠也新民者恕也大本達道也

愚意斷然以爲大學一部忠恕之道也未知如何只如此大言籠蓋却無意味須將三綱八目節節推究看得次第工程真切分明方有進步處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大學之以是結之者其旨至矣此子思子仁義所以爲利之意而孟子何必曰利之說有自來矣故此書之傳未知的出於誰手而無亦子思子之所傳述歟

義利二字不必獨爲曾門傳授之說如大易言利者義之和也已是這意思今以子思對魯君之語謂傳文出於其手未敢信其必然

答俞肇汝

明德章句之專以發處言之有何微旨耶致知之知與四德之知界分可得明言歟

前詢大學疑義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蓋聖賢教人多從發處着功觀論語孟子可知况初學之士不於此求端而將何以哉然初既唱之以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而未又承之以遂明之則惟此遂明之三字亦已包括統體工夫而無不足矣

致知之知旣訓爲識則其不以智字爲義明矣蓋智卽性也於性着不得推極字

答俞擊汝

智知之分答潘書果明且盡矣然以知覺爲智之事者恐亦可通蓋心之氣至虛靈而自知覺其能知覺者亦豈無所本乎以有覺之理於內耳如其無本於內則頑然木石而已奚貴於心哉故能知能覺者心也情也所知所覺者性也智也然則以知覺爲智之事亦何不可之有

知覺說多不可曉原來此處極精微難看吾輩不合發之太早且置而更思不妨

致知之知與知覺稍別之教何也

先人嘗答人問曰致知之知恐只是知之用章句不曰知猶覺也而曰猶識也微意似可見此愚說之所本耳

全體大用之不可以具衆理應萬事當之則旣聞命矣然則此四字果何以言則可

吾心之全體卽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是已全體旣明則大用亦只在其中

誠意之不曰情下教亦當先儒以緣情計校爲意恐未必皆然今求之吾心一念方萌於靜中者是意耶情耶誠意者自脩之首而欲其審之於善惡

方萌之幾若誠之於緣情之際一任其初發而不知察則其工程無或疎漏乎愚意情意有微顯之別誠意者慎獨也正心者約其情也如何

朱子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又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校做意因有是情而後用此卽緣情計校之謂雖欲盡掃去之得乎所謂情意有微顯之別以下數句尤多疎謬槩觀前後論說多不肯虛心遜志深求本文意趣徑將外來義理以相詰難又或驅率前言以就已意之所便此非小病幸有以改之如何

有所之有當以有字正義看然語類諸說多以置意言豈皆初年說乎

有所之有愚之所聞正如來說但語類諸說果有異同後來儒先亦多作置字意看未知果如何要當以章句或問手筆之書爲正耳

匿怨友人夫子恥之而原壤母死而歌大惡也夫子曰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聖人交際之精義固不敢測而果忘其前日之惡而與之乎抑怨惡有所別乎

夫子之於原壤故舊而非朋友也觀壤之爲人又是

方外之類難遽以禮法繩之者故夫子之所處亦以
其人待之而已今以此擬之於匿怨之科無乃不倫
乎如後世釋氏無君臣父子亦豈非倫紀之罪人而
未聞有絕之而不見者以此推之可以無疑

三月不違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朱子以屋子
喻之蓋賓主以心言屋之內外何以言之小註勉
齋說爲得否

內外賓主朱子以屋子喻之者勉齋說似得其旨

答俞擊汝

情意說其時乍見來書似初未辨義理名目而遽主

偏見欲絀朱子以來相承已定之說卽此氣象已先
不好故畧有所仰規而其於所論之得失未暇一一
也今承申告不可不對來論謂誠意乃自脩之首不
審之於意念方萌之初而拖至緣情之後則其工爲
疎此其意亦密矣而非所以語此章之旨也蓋統論
爲學之道則固莫先於審之一念之萌以知其善惡
而後有以施其克復之功書所謂惟精惟一是也乃
若此章承上格致以爲序格致卽惟精之事也故至
於此則截自好善惡惡而言之章句雖有審幾之云
乃審其意之實與不實非審其情之善惡之謂也今

不察此而別添說話於傳文之外此愚所謂不究本文意趣徑將外來義理以相難者也且左右所言緣情者何謂也哉以下文所引遏人慾於方萌觀之殆以情之流而至於不善者爲緣情是又誤矣蓋聞之感於物而直發者情也因是之發而思量運用者卽所謂緣情而意者也惟其直發故無所容乎禁遏惟其思量運用故乃得致其誠之之工旣誠乎意則情亦可得以正矣豈謂任其情欲之肆行而拖至於不善也夫旣誤認緣情爲不善故須以方萌者爲意而不知方萌情也非意也由是而輾轉穿鑿至以爲已

所獨知者意也心與物接者情也故意微而情顯便欲推意而置情之先愚未知心未接物之前還有已所獨知之境否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如來說發與未發之間又須設一地頭以處已所獨知之念而後可也豈其然乎雖然此且論大槩耳苟欲指摘不勝其繁病昏精力無以及此惟在反求之而已內外賓主之義勉齋所釋朱子屋子之喻固與或問說不同然朱子亦嘗曰三月不違者我爲主而常在內也仁猶屋心猶我是正猶勉齋之釋也又有問三月不違莫是仁常在內爲

主朱子答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觀此則或問說已在所捨又可知矣但勉齋仁之內仁之外數句語覺得稍涉生受此則活看可矣原壤事緣渠是方外之流其道本如此故夫子爲不聞也者而過之若恒人而有此悖行自當別論緇磷之說恐未甚着題也致知之知章句只曰猶識也而補亾章必舉人心之靈者蓋推原知之所自來而備言之非便以靈者爲知也如何如何僅此不宣

答俞擊汝

仁有專言偏言之不同何也

語孟論仁雖有專言偏言之不同然須知專言者非有餘偏言者非不足當各隨所指而觀之不可遽有左右於其間也

仁禮皆性也夫子以復禮爲仁推此論之何獨禮爲然義智只是成就一箇仁

克己復禮非仁也能克己復禮則仁矣所謂仁之方也禮亦非直指性體蓋以人所持循者言之來論誤看爲仁之義又看得禮字太無情意至以爲義智亦成就一箇仁失之遠矣

三山齋集
智是非之理也性之德也語中言知者皆說其用若與知識之知無別者何也

孔門論性多就用處言之然知與智之分亦不容混如樊遲問知是四德之智孔子答以知人是知識之知以此求之他可類推

語中言仁者至多而朱子全以心爲言至於禮義智則不爾何義

仁義禮智皆心之所具而義禮智各是一種道理當不得心之全德惟仁則包四者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朱子訓仁蓋亦祖述乎此耳

顏子之仰高鑽堅朱子以爲此是見未親切如有所立方始親切愚意恐不必分作兩截

仰鑽瞻忽與卓然有立即此二句氣象已不侔况其間又有博文約禮既竭吾才等數語則先後來歷尤極明白今必作一時事而反疑朱子之言竊所未曉克伐怨欲不行程先生以爲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克已之工豈其拔去病根之易哉亦將消磨漸進以至於無矣歟

克已而拔去病根誠難矣然學者立心用功必以是爲準若徒知其難而容有隱伏於內只從外面強制

以不行則豈克已之謂乎蓋用功於拔去病根而力有所未及者積累將去終有拔去之日今原憲便以不行者意其爲仁則初無意於拔去可知是不惟不得爲仁而亦不得爲求仁之道矣程子之言不亦信乎

陳恒弑君章程子以左氏所記謂非夫子之言聖人舉事好謀而成亦不徒恃義聲輕犯兇鋒爲天下笑也至於胡氏先發之言又若儒者好大之論如何

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當時事勢容或如此而其言瑣瑣計較有似戰國策士之論程子之非之也以此然程子之意亦豈徒恃義聲輕犯兇鋒如來諭之云哉固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耳如是而不我從則亦無奈何然聖人爲之須有鼓舞響合之妙彼天下之同有是心者豈盡如魯三子之陰懷私邪而沮敗之也若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區區亦不敢信及而今直以儒者好大譏之則語意輕肆非所以畏先賢而尊斯文也無乃未安乎且左右方有疑於程子上告下告之策而又斥胡氏先發後聞之說然則左右之意以爲何所處而可也願聞之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怨有不讐則直矣德無不報則德矣然一飯必償君子啜之恩讐分明且非有道之言然則報德亦須帶來直字說如何一飯必償病在必字恩讐分明病在分明字與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云者氣象迥別

聖人言義不言命程朱以上亦有此說否聖人知道之不可行而猶此眷眷不已者亦是不言命之一端歟不怨天不尤人亦恐是自道之辭聖人直義而行怨尤有無恐不必論

言義不言命近思錄所載程子說甚明不知所疑在

何處聖賢知道之不行而眷眷不已又是別說也不怨天不尤人雖若不足以語聖人然聖人之言至平易處自有不可思議者要在默以識之如易言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亦可謂自道之辭耶

夫子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又曰予一以貫之夫子之一貫似若不由於多學其微旨可得聞歟

聖人固未嘗不學然此所云多學味其語意猶曰多聞見爾聖人之學豈止於多聞見以識之乎子貢聞一知二蓋以聞見爲學而未達乎一本萬殊之妙故

以此告之

答俞擊汝

程子曰曾子竟以魯得之云云夫惟其魯也故誠篤誠篤故能得之而傳其道使明達者而誠篤則事半功倍而得之易然而卒遜於魯者其病安在其質魯而其學誠篤者因是短而有是長也魯有淺深誠篤亦有至與不至又有只有是短而無是長者人生稟賦自是不齊有何疑乎曾子之魯固有異乎他人之魯而其誠篤至到故卒傳聖人之道然雖其魯有甚於曾子而能如曾子之誠篤亦必有所至矣

子思所謂人一能之已百之雖愚必明者豈欺人哉乃若穎敏而又誠篤則固善之善也但穎敏之人例多志浮氣輕未易能誠篤則不足以深造乎道而至於有成古人云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真箇是如此

曾點知極高而行不掩程子曰行之不及知之不真曾點言志之對何等高見猶有見之未真者耶曾點所見雖高意其於下學處未必能隨事精察而無所不盡此其知之不真而行之所以不及也朱子亦嘗曰曾點只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不獨程

子之言爲然也

克已復禮兼未發已發工夫在學者用心之功說得極精密然以四者之目而看則恐專於動處說克已通發與未發朱子固有是論然其所謂發與未發泛指動靜耳蓋靜而失其所以爲靜如打瞌睡矇朧者亦是已之爲害於此誠不容放過而至若子思所謂未發之中此處還有可克之已否才下克之之工又不是未發朱子之旨恐不謂此也大抵只論本文正義則克已是動時工夫朱子推源及此克已則禮將自復耶抑復禮之意亦包於四目之

中耶

視聽言動克去非禮則復禮只在其中

復禮卽是仁非復禮之外更別有仁耶五德渾是一團必以禮爲言者何歟

仁是天理禮亦天理固非二物然此所謂禮乃就視聽言動上言之人能克去已私而動容周旋一循乎節文之當然則心之德於是乎全此克已復禮所以爲爲仁之要法也若但曰仁禮一物復禮卽是仁則聖人直當曰克已復仁何必禮之云乎因此而又曰五德皆是一團輾轉遼遠都無交涉矣前書頗已及

三山齋集
此更詳之如何

視箴聽箴之分言心性何也習與性成之性是以
氣質言耶

視與聽心與性亦可互說然細論之則視是發散底
而心之用行於外聽是收斂底而性之體存乎中此
其所以有所分屬者歟習與性成之性粟谷引太甲
本文以證其爲氣質之性其言甚明

答俞肇汝

此章唯立字以行言其下三節皆以知言蓋聖人
之學先明諸心真知其然則行之自裕書曰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愚敢曰惟行之艱以知之艱未知
如何

知行之孰爲難易唯身親用力然後可以知之不然
而只憑聖人言句多少以爲之斷則亦未矣况此章
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是說行之事何謂唯立字以行
言耶

殷因於夏禮禮是三綱五常其必以禮爲說者何
也

三綱五常尊卑之大體是之謂禮

吝者驕之本根驕者吝之枝葉未有驕而不吝吝

而不驕者也子路雖去得吝字而以語中所著論之猶有矜底意多

驕與吝誠有相因者而自是兩樣病痛何能去其一而便一齊淨盡耶此等論難只似科場疑題主司本無深疑舉子徒費閒說未見所益耳

內外賓主以屋喻仁者迷見終覺未穩

以屋喻仁之義以朱子之言釋朱子之旨而猶有未契亦難乎爲說矣今且觀孔子所謂其心三月不違仁者是心不違仁耶仁不違心耶日月至焉者是心至於仁耶仁至於心耶能辨乎此則庶乎有以通之

耳

逝者天命之性也如斯者誠也有見乎此則一貫之妙或庶領畧矣

於逝者如斯處可見天命之流行云爾則可直以逝者爲天命之性其果說得去否因此而得一貫之妙者尤恍惚難曉

此章集註三體字同歟與道爲體之義可明言歟此註三體字中與道爲體之體恐難一例看與道爲體小註諸論已自明白唯朱子骨子之說尋常未能曉然耳

聖人之言所以明道無是言道不明也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夫子無言之旨未知何居也

夫子無言之歎蓋爲門弟子不知聖人動靜語默無非至教而徒以言語求之耳至於後學旣不能親炙聖人則固當求之於言語而其實心講究而踐行之者又鮮往往徒爲口耳之資至於近日而其弊益甚此固可悶然苟有志於爲己者但當默默自驗果有如彼則力改而反之而已不必翻騰辭說捨其田而耘人之田也且觀元明來一般人輒訾朱門末弊朱門誠有末弊自其人不善學耳于朱子甚事而彼陰

懷不滿於朱子假託而爲之說以自付於陸王之黨又其下則流俗之惡道學者與夫粗有意於此事而憚其煩難者爲之同聲倡和以增彼勢豈不痛哉非謂左右之言或近於彼而常所憂慨不覺言之及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無可無不可集註引孟子之言以實之孟子四可字只是義比之義無可無不可之義恐當於言外求之未知是否

只釋無可無不可之義則無適無莫固緊矣而夫子此語正與上文隱逸之流相形而言之者故必以聖

三山齋集
人仕止久速之義明之然後其義始著朱子之引孟子此語蓋以此也且以仕止言之有時而仕是仕之無不可也有時而止是仕之無可也久速亦然以此而釋無可無不可又豈有不足哉

子游譏其無本

洒掃應對不必止爲童子事子夏門人之成童前後又不可考只以其言味之則要是後生初學不可驟語以遠大者耳不必勒定說

朱子曰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是
以事而言否

以事言以理言者分別甚晰朱子說諸本末字皆是
以事言

優有餘力也仕則當有餘力矣學之餘力當在何時耶學在已仕在人學之雖優又何必於仕耶學之優固難指定時節而夫子於子貢冉有季路之倫皆許以從政乎何有此可以領畧歟學雖優豈曰必仕但未優則不可仕耳所問太粗率

民之犯法由於教養之無素從而刑之固近於罔民矣然枉法橫赦亦非先王明罰之道隨其輕重平法慎刑常存哀矜之心勿以得情爲喜則庶幾

乎聖人仁民之政歟

所論固善但更熟味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兩句語則於不得已用法之際自有弛張之宜與平世之民容或不同

此章列敘堯舜湯武先哲王之大經大法然其辭迭出若無統紀何歟

此或夫子平日雅言門弟子以次錄之附於篇末歟其文體則誠有異於他章矣

答俞肇汝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小註朱子曰本然

權度只是心此與集註之旨若不相似然

朱子此條蓋慮學者誤以所謂權度者求之於此心之外故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而其下即承以此心本然萬理皆具云云則此正是集註之說有何異乎

公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孟子先告以黜舍之勇小註許氏有所云云而其微意恐不止是

先言黜舍之勇許氏說外未見有他意

孟施舍北宮黜之於二子可謂擬議不倫而其必云然者無亦先言黜舍麤猛之氣將言聖賢義理

之勇如文章家所謂拏雲手者乎

黜舍之於二賢擬議不倫誰則不知要其氣象有相似者故孟子之言如此而其下遂說聖賢義理之勇則文章承接之妙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夫豈徒然爲架虛之談以學夫所謂拏雲手耶

持其志無暴其氣所謂善養浩氣者不過如此但此則既持志又當無暴明是兩項事下文養氣之方在於集義勿忘勿助又是養氣之節度則是固持志而爲養氣自是一串工夫前後之言似不昭然

持志與養氣自是兩項事今渾舉持志無暴以爲善養浩氣無過於此已欠精確雖以無暴言之只可作善養之張本不得遂謂之盡夫善養也更思之如何大抵此章專論養氣其於持志本不暇及只爲告子勿求於心勿求於氣故須至兩下說破而此後又更不提起至於勿忘勿助只是集義養氣之節度非言持志也

動志動氣之動字前承盛誨以爲當兼善惡說迷見莫曉其然

志動氣氣動志皆兼善惡言之沙溪說如此其必有

所以矣今且以集註觀之其云志之所在氣必從之者何嘗指惡一邊耶至於氣之動志大抵是不順之事然程子於此嘗以酒與藥爲言如人醉酒說出平日不敢說底話做得平日不敢做底事若此者謂之兼善惡亦何不可也但孟子所謂動志則乃說其不善處耳

浩氣與血氣明是一氣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所謂心氣者亦非別氣特是體之充最精爽者耳人能事事循理實踐其形則中有所主而其氣於是乎盛大舜所謂精一執中夫子所謂克己復

禮子思所謂致中和俱是養氣之傳神歟

所謂浩氣者人所稟於天之正氣而充滿周流於一身之中者也此則聖凡皆同至於血氣卽醫家榮衛之謂強弱盛衰人各不同何可合而一之乎所云心亦非別氣只是充體者之精爽者得之而以踐形養心說養氣則又欠精切至以精一克復中和俱爲養氣之傳神全說不着矣

孟子告子之學正相反愚則曰孟子不得於言而求於心故知言不得於心而求於氣故善養浩氣未知如何

如此看亦好但如孟子地位不待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而後方做知言養氣之工於此說得少疎耳

勿忘勿助是養心之要訣然初學操心不熟才欲不忘便易助長才欲勿助易歸於忘如之何則可此是心學極精微處如愚者未嘗有一日用工之實何敢揣摩論說乎但覺忘與助長隨人姿性各有偏重處須自看如何先其所急而後這箇境界或可以馴致矣如何如何

知言是知天下之言欲知天下之言則宜先知吾之言而上文既說集義養氣之方則心通乎道自

能平正通達而無蔽故恐專以知人之言為言

知言是窮理之事外此而豈別有知吾言之工夫乎知言然後可以集義養氣今日集義養氣故心通乎道亦是倒了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此三聖人之所同也若三聖人生并一世各得百里而君之則孰能一之抑當鼎峙而不相并否

有王者在上而三聖人同為諸侯則自當各守其境土若值夏商之末劉項之世天下不可以無君則亦視夫天命人心之所歸而相與輔佐以救民豈如後

世英雄割據之爲耶

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此語未知見於何書以聖人
用行舍藏之語觀之皇皇二字終非樂天面目未
知如何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觀孟子荅辭自有這般義理
非急於利祿而然也其曰惟士無田則不敢以祭蓋
與後世事例有不同者矣

人樂有賢父兄孟子嘗曰君子之不教子勢不行
然古人教子以義方則亦未嘗不教子也不傷恩
不失教使恩義兼全則其道何由

師道主嚴父道主恩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教之然此
是大綱說父亦豈不可自教而教之亦豈得不嚴乎
惟常存傷恩之戒也大抵以身教者最善

庾公之斯之不殺子濯孺子孟子之取之特以其
取友之端耳程朱諸先生皆不與其義然不幸而
值國之存亾而處於君師之間則若何處之可以不
失常道否程先生以趙某之棄母全城爲不孝
願聞明誨

君子語常不語變此等事雖身履其地參酌經權而
行之猶懼其不中况可懸空而爲之說乎趙苞所守

三山齋集
不過漢之一邊郡故程子之說如此此等處毫釐有失便成倫紀罪人不可輕論

此章所論四德似以禮智成就仁義然豈所言之地頭各殊耶

仁義禮智有統而爲一者卽程子所謂專言之仁是也有分而爲二者易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及此章所論是也又有分而爲四者孟子仁之端義之端之類是也正如太極陰陽五行之說各隨所指而求之可矣

智字語孟多以仁智對言而屬知此則以行事說

何也

既有智之性則便有智之事或言其性或言其事何必同也

小弁之怨明是怨親而孟子引大舜之慕以結之則前後之言當是一意所謂怨親者乃出於親親之仁而不害其爲孝其說亦不害理朱子怨已之訓道出大舜惻怛之至情可爲萬世人子之懿則而孟子本意則未知果何如也

小弁之怨與舜之怨慕宜有聖凡高下之不同矣然朱子於小弁謂之哀痛迫切之情豈可直斷以怨親

乎且左右旣以朱子怨已之訓爲得大舜之心可謂萬世人子之則而旋疑孟子本意未知如何是謂孟子不得舜之此心而朱子又不得孟子之旨自以已意爲說也然竊觀微意實疑朱子怨已之訓而難於爲言遷就至此果如何不大開口說出而爲是隱約吞吐之辭耶恐於尊信聖賢明辨審問之道兩皆有失深所未解也

孟子盛道百里奚之賢智管仲與奚俱是霸者之佐而孟子一斥之一稱之者何也

孟子之稱百里奚只據其去虞一事耳若論全體未

知與管仲何如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可謂不智乎君子之事君見幾保身固可謂智而臨危不言佞視其亡得無違於至誠惻怛之仁乎愚則曰人臣事君當以宮之奇爲正

人臣事君當以宮之奇爲正亦是不可無之論然以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觀之則爲之奇者不能蚤自引去有愧見幾之明雖未去而值其事亦當視所處之位而各行其義未可一槩論斷也

爲貧之仕惟無道之世自度不能行義者爲可耳

居有道之國可以有爲而辭尊居卑得無苟祿之
恥歟雖當治世無經濟之畧則不妨隨分祿仕否
居有道之世爲爲貧之仕此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
恥也然人各有分量量能任職隨地自效亦何至爲
害義耶

答俞擊汝

孟子犬牛人之性之性是接告子生之謂而言則
分明說氣稟近世湖儒以爲孟子七篇皆言性善
之性則獨於此而雜氣無是理硬要爲人物性不
同之訂然此章上下語脉皆以知覺運動爲性則

斯豈性之本耶且口之於味章性也之性忍性之
云何會是本然愚則曰以人物有生之體而言則
其性異以天生人物之理而言則其性同如何
犬牛人性之義湖中議論曲折儘多今此所辨未甚
得其要領其曰以人物有生之體而言則其性異以
天生人物之理而言則其性同云者一屬之人物一
屬之天所異在於人物所同在天便與彼說無異更
詳之如何

仁人心也人所得之於天而固有於己者大舜所
謂道心大學所謂明德是已乃若食色耳目之欲

三山齋集
卽所謂人心者以是而謂心有善惡則不獨心爲然雖謂之性惡無不可愚嘗曰孟子不獨言性善亦兼言心善未知如何

道心固善人心豈盡不善乎雖人心其本則亦善至其末流方有不善耳朱子所謂心有善惡者須有其旨湖說固可疑今以人道分屬尤誤矣

朱子曰浩然之氣富貴貧賤威武不移之類皆低不足語此何謂也先儒或疑記誤未知是否

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固是居廣居行大道者有此氣像然未必爲其極功且此三者只似自守

未如浩然之氣便見有廣大剛勇意思此其爲高低者歟記誤之云不知誰說而未信其必然

前教曰血氣不可以語浩氣此與語類諸說抵牾且氣亦無二本願聞明旨

鄙論血氣浩氣之異不知與語類何說抵牾幸指摘而示之

告子之不動心冥然悍然則與黜舍之必勝無懼所爭幾何抑猶有彼善於此者耶

告子之不動心觀其不得於言數語猶似畧有義理與黜舍之專任血氣者固有不同矣

三山齋集
先儒以知言爲知至以養氣爲誠意而朱子取之
然則精一克復爲養氣之傳神者不爲無理歟
誠意則能養氣矣然曰誠意曰養氣面目已別又况
精一克復豈誠意之云乎今也由養氣而爲誠意由
誠意而爲精一克復輾轉援比遂謂養氣爲精一克
復之傳神未見其說得着也

養氣雖曰氣也而必正心誠意心廣體胖俯仰無
愧然後是氣乃生耳故章內雖不更提持志字而
曰以直養曰不慊於心曰勿忘助長隱隱心字上
說去矣

持志只是持守持養之謂與集義工夫不同今左右
所引曰以直養曰慊於心曰勿忘勿助者以愚觀之
皆是集義之事而必作持志何也所謂隱隱心上說
去者尤未可曉然則所謂養氣者只守得一氣字而
無所事於其心耶

孟子不赴齊王之召而明日出吊如未及出吊而
問疾醫來則孟子之對之宜如何

孟子未出吊而問疾醫來則恐當直告以不往之本
意觀其與景丑問答可知

說大人則藐之章龜山以爲以己長方人之短有

三山齋集
不足孟子之意然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
與孟子此章之言出如一套愚故曰學未到聖處
當常存孟子此言之心庶免爲下流之歸
欲學孟子先從其三不爲處學去自然其氣剛大不
爲崇高富貴所壓了不然而徒欲藐視大人而已則
鮮不爲妄人矣

答俞擊汝

人生孟子之後孰不知性之善也且生朱子之後
孰敢曰性之惡也然徒襲前人之言而不究其然
之故則此正百姓之日用不知者而道之所以不

明也蓋觀四端之善而可揣性之善之本然矣然

四端亦有不善

此亦朱子語

此則何所本乎

論及性說見旣難真言亦易差不敢率爾奉對今承
俯督粗舉其槩蓋性雖不能離氣而獨立氣非性耳
理乃性也理安有不善也雖以其發處言之亦有理
氣之分凡情之有不善者皆氣之所爲也何以明其
然也惟有目也故色之欲發焉有耳也故聲之欲發
焉有口鼻也故臭味之欲發焉此非氣之所爲而何
乃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粹然者果何所本而發
歟豈非理之本然者耶以此知性之果善也如是劈

破大綱已明又就其中細分之則氣之所發或有善者此所謂聽命於道心者也四端之行亦有過不及之差此則爲氣所掩而然耳來書朱子四端亦有不善則大不可學者於此正要密察而明辨之以施其克復之功不然而徒見方寸之間善惡錯出便意性本如此則此真荀揚之見耳豈不殆哉所舉昔日所聞曰氣曰質皆出於天云者雖未知當日語意之如何而人之所以爲氣質者卽陰陽五行之所爲則謂之出於天有何疑乎若論天之氣質則亦不過曰陰陽五行而已然古人未嘗推說及此無乃近於馬

肝之說耶

答俞肇汝

忠主於己者也故曰體恕及於人者也故曰用大本達道亦是此意與中庸已發未發之說不相干聖人一貫之妙竅難形容曾子低一層借學者忠恕之目而明之所以曉門人也集註旣正釋此意而猶恐其未著則又上一層以天道證之於是乎一貫之實可得見矣然忠恕也一貫也天道也其實只是一理由學者之忠恕可至聖人之一貫聖人之一貫則固與天道合矣何謂無着手下工之地耶

仁有安仁利仁知有生知學知以安仁對學知則仁
爲至以生知對利仁則知爲大論語中庸特其所從
言之異耳謂之一理可互言者殊欠別白
富貴本是公物不當得而得之可恥之甚雖當得而
不得亦不可有怨尤營求之念是則然矣貨物既我
所有若非理見失君子於此須有道理豈皆任之而
已二者恐有不同

答俞擎汝

禫事聞又不遠情理可想雖未行卜日之禮恐須前
期告之仍行齋戒似宜沙溪吉與微吉之說此據古

禮六變服之義而云爾然家禮則無此等節拍且今
世無許多服色只當仍祭時所着而已世人之或以
墨笠布直領行祭者則自是別說亦非沙溪之所定
也禫祭亦無叅神其出主後皆哭便是叅神其義與
大小祥無異禫後大小祭享禫雖吉禮猶與吉祭有
間且待吉祭而後復常似宜如今仕者禫月雖付職
必待吉祭而行公可以傍照也出入之節恐亦倣此
晨謁則似無妨矣禫而飲醴酒食乾肉固有禮說或
餘哀未已而欲踰是月又何足爭也

答俞擎汝

人心道心皆已發有人心而後方可言善惡其未發之際心亦純善已耶

心之未發固無不善然直謂之渾然純善則非所以狀心之體段加一亦字於其上便若與性并立而爲二尤爲語病

人心卽道心朱子說無亦有初晚之異耶

人心卽道心之說不能活看則果多窒碍處只當以中庸序爲正

察夫二者之間而去彼取此之謂精耶

察夫兩間而辨其孰爲人心孰爲道心此所謂惟精

也若去彼取此而聽命道心則已屬惟一工夫

精者謹獨也一者戒懼也道心爲主所以守其本心而爲戒懼也人心聽命所以察夫兩間而爲謹獨也如何

如此分屬亦似近之然未若朱子說以擇善固執爲精一之事

雲峰所謂人心本危者說得無太重否

雲峰說未見有病

堯舜之執中子莫之執中

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此一語已說盡子莫之

病無容更贅若堯舜則隨時而處中此其所以不同也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朱子記疑說儘明白今錄去

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卽無所倚着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

朱子謂天命之性兼言氣則說率性之道不去愚謂此說猶緩天命之性若有純襍之不齊者則大本已污了何止率性之道說不去而已耶

朱子恐人誤認此性爲兼氣之性故卽其下句承接

處明其不然何謂緩耶旣曰說率性之道不去則大本之污襍固亦在其中矣

南塘曰天爲一原而性爲分殊性爲一原而道爲分殊道爲一原而教爲分殊朱子明言性道同則何處見得分殊意乎

朱子之言性主乎理湖中之言性兼乎氣宜其節節相戾

率性之率朱子謂不是就行道人說此言道原自在不待用意行去也此不難知如花木之榮悴山水之流峙是不曾用意率之而爲道則何獨於人

三山齋集
而不然乎

率性之道只是懸空說循此性以去則自有當行之路云爾非待人物率之而後有也用意無意不須論南塘曰天以陰陽之天字卽太極也謂太極動靜自生陰陽則固然太極以陰陽五行而命令之其果說得去否此天恐只以形體看如何

大槩得之然天字不可但以形體言之兼有主宰意性卽理也謂萬物不本於一理則已本於一理則何能多於人而寡於物乎湖中論性未始不以天命率性爲本然而其於人物之性則曰成形之氣

不同所稟之理亦異依舊以氣質當之誠有所不敢知爾

湖中論性其說雖多大致以善惡爲氣質偏全爲本然而已善惡之爲氣質固無議爲偏全其可謂本然乎來論雖頗詳明而於此處却欠勘破

氣稟或異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似可疑然此亦承率性之道人物所同而言人與物之過不及只由於氣稟之異耳其必曰過不及者方論中庸之道故語勢然耳如何

氣稟或異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大槩主乎人而言

而物亦包在其中朱子所謂於人較詳於物較畧者
正謂是爾

修道之修前輩或欲以修省義看何如

以修省義看則於此章戒懼謹獨之意雖若親切自
天命率性已兼人物說來故下文有盡人盡物之說
此意修省字包不盡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此兩句冒下二節以其不可
離故戒懼而存天理之本然以其可離非道故慎
獨而遏人欲於將萌如此看如何

此兩句只是一意相呼應今以分屬於二節祇見其

破碎耳

戒懼當通動靜然着不覩不聞於戒慎恐懼之下
而與慎獨相對則恐當屬之靜一邊如何

此段看得甚精

朱子曰與人對坐心中發念亦是獨處所謂發念
情耶意耶

情與意分言之則有先後合言之則亦只是一事所
謂心中發念所謂遏人慾於方萌皆是合言者爾
南塘曰太極超形氣而稱之故理之所以一而萬
物皆具是理五常因氣質而名之故分之所以殊

而五行各專其一夫太極亦何嘗兀然孤立於陰陽之外耶是亦在氣質之中動生陽靜生陰耳五常雖是物所賦者而太極渾然之全體各具於一物之中乎

朱子之論理氣每言雖不相離亦不相襍此兩句如車輪鳥翼捨一不得今此超形氣因氣質之論則太極只是不襍一邊五常只是不離一邊其於朱子之旨何如也嘗欲究其說而未暇也然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姑舍之而一守朱子之訓亦可以寡過歟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是著乎外者而修道之

功不過曰戒懼謹獨二端而已蓋欲求之內也能敬則心存而理得矣君子之學豈可他求哉

戒懼謹獨固學者根本工夫然從茲以往大有事在如所謂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者皆是也不可徒守戒懼謹獨四字而謂修道之功不過此也

南塘曰未發之際心體惺惺湛然虛明而虛明之中隨人氣稟不能無偏全美惡之不齊夫未發之前非無氣也所謂虛明者亦氣也以其虛明故理爲之主而百邪退伏澄澈無滓烏得有偏全美惡之可言乎

三山齋集
未發氣質之說嘗所未晰不敢妄爲之對獨意朱子
氣不用事一句最宜玩索湖中亦引此說而未知果
得本旨否耳

上言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下言以至離道之遠下
語煞有分別如何

上言存天理之本然故曰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下言
遏人慾於將萌故曰以至離道之遠語勢自宜如此
朱子以坤復二卦并當未發晚年以復卦爲比者
爲非當以或問說爲定論否鄙意以戒懼屬坤以
謹獨配復似不妨未知如何

坤復說恐當以或問爲正以此兩卦分配戒懼謹獨
未見其甚着

先輩或以慎獨屬於知如何慎獨是省察理欲之
幾則其說不爲無據否

慎獨確是行之事只觀慎字可知朱子以謹獨爲省
察之要而細論之則省察後面更有遏人慾一事然
後方盡慎獨之義其不可屬於知明矣

未發字經傳無之以意求之則當於何處可據乎
易之敬以直內詩之不愧屋漏記之人生而靜皆是
說未發語孟中亦多此意特不明言未發字耳

三山齋集
至靜之中指未發境界耶抑不覩不聞時節否
以至靜爲未發則其下不合更言無少偏倚蓋旣曰
未發則無偏倚自在其中故爾愚意則欲以不覩聞
時當之未知如何

承欲以至靜爲未發引或問所論程子說而證之者
似亦說得去鄙亦曾作如是看近思無少偏倚之下
更下其守不失四箇字則其守不失正是敬而持之
之謂今以無少偏倚又作敬而持之之意則無乃重
疊而不然乎此所以不敢固守前見耳

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中和是性情之德則不曰性情而以心與氣
換言之者何也

此不待他求只以性情字替換讀之則可知其不穩
貼

章下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小註以爲道不可離
南塘則以爲非是當以性道言未敢信其必然
小註說自不可易

中庸之中旣兼體用則庸亦兼體用耶

中庸之中雖兼中和之義要之中義爲主故自第二
章以下朱子皆以過不及言之其旨可見矣庸之兼

體用尤所未聞

有小人心則已反中庸何待於無忌憚耶

雖有小人心而能知所忌憚則其於中庸雖不可議亦何至於一切相反乎反之云與鮮能不同

章句旣言戒慎恐懼而直接以無時不中蓋戒懼旣兼動靜則時中亦當接上看了耶

戒慎恐懼固是通動靜無時不中則乃動時事不可混同看了

君子時中之君子朱子以爲只是箇好人然則君子中庸之君子同是泛稱之君子耶

上下君子只是一箇君子凡論君子小人或泛以善惡言或指其極層而言此則泛言者耳

民之鮮能中庸實由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章句之必以世教爲言者何也

論學者之過不及則以知愚賢不肖言之論凡民之鮮能則以世教言之言各有當也

上節旣兼言知行下節單言知者何也以或問知味之正之說觀之則未始不該行意如何

知味之知不必專爲知者而言觀朱子所釋則可知其通結上意

人自不察之察字是知味之意耶

人自不察正是說鮮能知味

擇乎中庸似專是知底而兼言用中何也

但曰好問則何以見擇中之義乎其連書用中者文勢之不得然而主意則不在用字上也

此章中和字與首章中和同與不同何待辨說而明乎以下四段皆於至平易處強費穿鑿支離破碎不勝爬櫛至以中立不倚爲不偏不倚之事則殆不成見識矣不知何故墮落至此張子濯舊來新之訓恐宜痛加省念也

半途而廢不及而未至者也雖曰半途而廢初既遵道而行則無亦與愚不肖者殊科耶

半途而廢非不及而何既曰不及則亦同歸於愚不肖之科而已

饒氏曰依乎中庸未見其難遯世不悔方是難處盖依乎中庸故自無其悔而不能已所難正在於依中庸饒說恐未然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弗悔合此兩句方是聖人事饒氏主下句左右主上句皆不免偏了

費隱皆是形以上之道則體固隱費亦豈可見者

耶因此而或以費爲器何以明之

鳶飛魚躍豈不可見在人而作止語嘿應事接物亦豈非可見者耶然凡物之當然而然者乃道之用也不當然而然者豈道也哉故鳶必戾天魚必躍淵人之所爲必當於理者方得爲道若以器言費則是無當然不當然之分正釋氏運水搬柴之說也其可乎理之所以然南塘以爲與程子其然所以然之說不同未知是否

韓公蓋欲明乎理事之分而其實灑掃應對亦是當然者豈不可謂道之用乎如此章鳶飛魚躍是費也

而所以飛躍者則爲隱此與程子灑掃之說何異其云理之所以如此者轉入窅冥令人難曉

費隱之體用與中和不同用固在事體在何處耶費隱中和之不同來說是矣費隱之爲體用不過曰卽用而體在其中而已如卽事親而孝之理在其中卽事君而忠之理在其中此豈難模者耶

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而言朱子曰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然則以沒緊要事爲道之全體耶

朱子何嘗以沒緊要事爲道之全體乎全體中也有緊要事也有沒緊要事緊要處聖人皆知皆能沒緊

要處則或有未知未能者此所謂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南塘曰鳶飛魚躍天命之性也鳶不能躍魚不能飛率性之道也此萬物性道之不同蓋天不能載地不能覆是何也局於形氣故也以是而謂天地之道不同可乎

此章以君子之道四字喚起其下歷言夫婦天地之事以及乎鳶魚之飛躍而未又結之以君子之道卽知天人物我有形有色皆不出此道之外何處見得有人物性道不同之意而硬判如彼乎然此是從前

大事端難以單辭道破亦不必隨處強辨只將或問中論天命率性一段熟讀精思久後自見脫灑

君子之道始於至小盡於至大兩頭并舉該括無欠所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也先儒或以君子體道之意爲言恐非本義如何

大體是矣但盡乎至大四字却成體道之說此爲語病蓋察乎天地非人察之也只是上下昭著之意不遠人之人兼人已說以人治人之人亦一意否以人治人上人字此以所治之人言之然人之道亦已之道則與不遠人之人亦非異說

素富貴行乎富貴先儒以舜之若固有訂之是也然以富貴而窮富貴之欲則其可曰素位乎如張文節之作相如河陽掌書記時則似非素位本色而朱子取以編之小學書然則素位而行必連貼不願外之意然後理義方周洽耶

素富貴行富貴豈窮富貴之欲之謂乎但必與所以行乎貧賤者不同張文節自奉之儉固爲可法而如孟子後車千乘從者數百人亦有這般道理未可執一而論也且行乎富貴非止自奉一事素位不願本非兩件物事而朱子分屬二節何也

先儒或謂素位難於不願未知是否

素位不願作一事亦得然亦有能素位而不能無願外者如貧賤者能行貧賤之事而不免有歆羨富貴之念之類是也朱子之分爲二事不亦宜乎二者之孰爲難易便是閒講但自體驗可矣

饒氏以妻子合爲宜室家兄弟翁爲樂妻孥或又以宜室家貼兄弟樂妻孥貼妻子兩說不牽強否此詩六句意似重併然上四句從妻子兄弟而言下二句從宜之樂之者而言如是看較有層節不然而強加分排終欠明白未知如何

鬼神氣也此道神妙活潑之機自然昭著於是氣之上何必主理然後始得以明道也哉

鬼神固氣也亦有以理言者以理言者非專以鬼神爲理也特就靈與良能指言其實然底耳此章許多句語雖若泛論鬼神而至其末端以誠之不可揜結之則便見以上所論皆是這箇意思故章下註直以不見不聞體物如在爲費隱此非以理言而何哉

鬼神乃二氣良能是氣之流行發見卽是太極之呈露處然則不見不聞體物如在者不害以氣論定而天命流行之理昭著於其上初無二本則朱

子之直屬以費隱又何疑乎

謂鬼神爲氣則知爲德亦是氣謂鬼神爲理則知爲德亦爲理爲德之云特未可據耳何以知其偏主乎氣耶且子思明言君子之道費而隱而左右以不見不聞體物如在爲氣是謂費隱爲氣也費隱是氣則凡物之妖孽不正人之猖狂妄行亦可謂君子之道乎

鬼神靈機圓活無物不體而必須致吾心之誠敬可以感召得來在我苟無實然之心則天地之鬼神徒存其理而已於我何有哉祭祀之鬼神其氣

三山齋集
存在子孫身上能畏敬奉承則自然有洋洋如在之理未知如何

此章只言鬼神之德之盛未及乎人之事鬼神處只觀使天下一句可知今此所論與此章不相干

誠是一篇之樞紐而至此始剔出者爲下文天道人道之張本矣如何

誠固一篇之樞紐而謂聖人有意剔出於此以爲下文張本則便不可須知聖人心胷廣大義理周足信口說出自然成章非如後世文人區區於結撰之間周公雖始行追王之禮而武成已有大王王季文

王之稱豈武王有天下之後卽有追王之志已有稱號而至周公方成其追上之禮耶

語類有問如來疑者朱子曰武王時恐只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矣

章句以武王之有天下爲繼志述事伐商豈文王之志事歟

謂文王有伐商之志則固不可然觀武成言文王誕膺天命克受方夏予小子其承厥志則文王亦非塊然無事者以此而謂之繼述其志事不亦可乎

通于上下之義可得聞歟

此蓋承上文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之語而言此祭祀之禮亦上下之所通行云爾

祭祀之禮制自周公則必以達孝兼稱武王何歟武王周公之同稱達孝以其有上章繼述之大者也制作禮樂雖是周公之事亦因武王之成功而爲之不必太分開

此章祭祀雖從孝道達乎治道而蓋惟仁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此可見人心誠然之理無乎不在已將鬼神之誠達道達德九經之誠一線相通矣

此章未有誠字空費架鑿

修道以仁之仁與三德之仁語意稍別否

修道以仁是專言之仁三德之仁亦不可謂偏言而只是行一邊此爲小異至於仁也者人也則乃是偏言者故章句以惻怛慈愛釋之

能仁其身仁與道似若有分而混而言之何也言能仁其身則道自包在其中而亦非混仁與道而一之也

仁也者人也只言三德而遺却知者何歟下文知人知天乃所以補其上文未盡之意歟

上段言仁義禮而不言知下段言仁義知之事而不言禮之事參互看來其說自備亦有以見禮知與之相爲流通處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蓋謂事親之道必由尊賢取友而明若果如此則知人知天獨不由於尊賢乎語類曰不是思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更要知人又與必由尊賢之說不合如何

語類泛論知人章句主言尊賢此其所以不同而大義亦無甚遠

章句於修身事親則仍用不可以不本文知天知

人則易以又當二字者何也

又當二字最活動不可謂變文

五達道只言其品者何也朋友添之交二字何也只言五者之品則教在其中的交二字亦無深意三知三行先儒或以爲分以理言等以氣言未知然否三知三行之爲三等誰則不知而必分屬於知仁勇者亦夫子本意否

分以理言等以氣言雖亦說得去如此分屬畢竟有何發明知仁勇之爲三等或問已詳之豈有未契而云耶更細玩之爲可

三近勇之次此似以分言以等而言則當在困勉之次歟

三近勇之次雖以分言次字亦兼等意

天下畏之懷是德底意多其曰畏之何也

懷與畏若不相應而所懷在諸侯所畏在天下何疑之有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或問以為動靜不違內外交

養齋明盛服豈可專屬於靜耶

齋明盛服亦可言於動處而既與非禮不動相對為言可知專屬於靜

凡事豫則立其下四條亦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而言否豫與素定言先立乎誠也與甘受和白受采之意相類如何

此下四條亦包達道達德九經者未見有此意所論豫字之意大槩得之但甘受和白受采是論文質又與此不倫

在下位一節節目雖多而其本在於誠身身既誠矣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施而不利歟

既誠乎身則固無所施而不利然聖人既論許多層節必有所以然未可如是輕肆說去

三近是入德之事故屬之勇之次擇善固執學問思辨篤行恐皆未及乎達德而朱子直以擇善學問思辨屬之知固執篤行屬之仁者何歟

博學篤行五不措之類與好學力行難分高下而三近在於知之成功一也之下卽知未及乎達德而爲求以入德之事擇善固執是誠之者之事上於此一等則生知安行矣這豈非學利以下之謂乎况其下又以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結之則卽所謂知之成功而一者也此其所以不同者歟

朱先生屢說謹思一句至曰思之不謹則便有在

用工夫謹思之術可得詳言歟

慎思之義或問言之已詳之更就自己身上察其做病處嘿嘿加功爲佳

自明誠當兼學利困勉而言則明者擇善之事誠者固執之功如此分屬亦得否生知安行旣以知言自誠明則似以仁言未知如何

自明誠與擇善固執立語差別擇善固執各是一項工夫是橫說底自明誠由此而至於彼是豎說底誠便是地位故曰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知行都在其中不可偏以一仁字當之

三山齋集
章句盡人物之性着能字參贊化育着可以字何也

能與可以語有參酌贊化育參天地其事至大故不曰能而曰可以也

人物之性同是天命之性耳所賦形氣不同而性亦隨而異耳盡之者隨其所異而處之得其宜也然則此諸性字當就氣上論耶

三性字皆天命之性盡人盡物乃是修道之事故章句兼帶形氣說然性只是一箇性

致曲先儒皆屬之仁然是卽自明誠之事則不害

兼知說如何

以致曲屬之仁未知誰說而多見其支離可厭也旣取其說則又欲兼屬乎知何也

善端發見人孰無之而能善推之爲難方其發時涵養導達不使客心間之者是爲推極之道否

涵養導達說得未確致曲云者如孟子因齊王愛牛之心以極之於保四海之類是也

禎祥妖孽禍福之兆朕非至誠則難知乃若天災時變徵象亦旣昭著何待至誠然後可知耶

徵象之已著者衆人可見方其微也非至誠不能知

自成自道兩自字語類說與集註不同未知如何
且章句釋自成則下所以字自道則着所當字似
皆有微意如何

語類自成之說與章句不同者固多恐皆是未定之
論誠與道豈得無分道卽如二十章所謂五達道者
是也誠卽其所謂行之者一也者是也誠則自成不
誠則不能自成是懸空說故着所以字道是就行處
說故着所當字

朱子又曰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自成不誠無物是
說自道然則物之終始之誠似當曰心而曰理不

誠之誠似當曰理而曰心蓋理與心一本耳乃所
以交互爲說者耶

當曰理當曰心未詳所謂理與心一本云云大不分
曉

而道自道於道不着者字而加而字何歟

大抵此章主言誠而道則帶說了故其立文不同

自成兼人物說者蔡虛齋以爲其辭則兼物其意
則專指人言恐似得之

虛齋說大意固是而所謂其辭則兼物者亦有語病
雲峰以爲誠卽天命之性道是率性之道道則然

三山齋集
矣以誠直當以天命之性說得去否

雲峰說與章句誠以心言之旨相戾

誠以心言本也何不曰體而曰本也

此本字與林放問禮之本之本相似猶曰本質也

既以誠與道並揭而下文獨言誠者何也

雖不言道而道之意自在故章句曰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又曰道亦行於彼矣

程子所謂至誠事親成人子至誠事君成人臣者正道出自成之意朱子之解自成必兼人物說程子之言無亦於物說不去耶物之自成雖不如人

之誠之而至若鷄之司晨犬之守盜之類亦只以實心自成其鷄犬之職以此推之物物皆然至於道自道不誠無物處正是於人較詳者未知如何固是但道自道於物不着

仁知既是合內外之道則是各有體有用而章句之分而爲言者何歟

仁知固各有體有用而在此則仁爲體知爲用言各有當也

朱子曰不息則久此下五則字只一個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此誠然矣而註中悠遠故博

厚故兩故字亦似微有漸次
此等處濶看可也

悠久卽悠遠悠遠專以外爲言則悠久之兼內外
果何以也

悠是悠遠之悠久是不息則久之久謂之兼內外不
亦宜乎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註各極其盛是以形體言乎
是以性情言乎天地之悠久亦可以兼內外乎
旣曰天地之道則不專以形體言可知悠久只是一
悠久豈有異乎

末節統言天與聖人合德之妙而不已與不顯字
似皆以功用言之

不已不顯皆所以明夫至誠無息之意豈可但以功
用言之也

洋洋發育是就氣上說莫是因氣以見理否
劈頭說聖人之道而繼之以洋洋發育則洋洋發育
非道之所爲而何

十二章其小無內此章其小無間何也

十二章大小以道而言此章大小以物而言立文宜
不同也

至德是得於已者而所得者亦不過曰道而已則道與德又何以分開說耶

雖有是道人不能體行而有得則道無湊泊處

朱子以尊德性以下五件屬之存心道問學以下五件屬之致知致知也存心行也明儒多以尊德性屬存心道問學兼知行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何也

明儒說未見其然存心亦未盡行底工夫大抵聖賢論學自有多般必欲以此準彼一一配屬則鑿矣所引烝民詩新安以爲証無道嘿容未見其必是

此詩本說仲山甫之事豈得爲無道之時耶

親疎貴賤相接之體次序之體兩體字未知何義體猶四體之體蓋言親疎貴賤相接之節各不同也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二說不合何也夏禮言說殷周之禮言學亦有意否

雖存而不足徵兩說自是一意說與學較有淺深言三重而以寡過爲言者終覺意短上下文義亦不甚活謂王者之寡過則不成文義否乎

呂氏解亦不敢謂必然而無他可易姑從之而已謂王者寡過則語尤不着

三山齋集
天地者道也此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同一語氣而直以天地訓道古有是例否此鬼神似是著龜之鬼神而亦訓以造化之迹者何歟既以天地之鬼神爲訓而截去天地之功用一句者又何歟義理無疑則古例有無不須論此鬼神何以言著龜之神未聞王者制禮作樂必問於著龜也只造化之跡一句意無不足何必連說天地功用耶

章句兼內外該本末之義愚謂堯舜之道內而本也文武之法外而末也堯舜之道文武之法要亦不外乎上律下襲而已故下文專言天地之道而

以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贊之小德末而外也大德本而內也未知如何

若如此說則章句皆字何以區處

并育并行不害不悖者氣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道也故經文不曰天地之大也而曰所以爲大朱子以并育并行不害不悖分解大德小德而亦加所以字可知其微意未知如何

大槩得之但經文所以字實舉并育并行大德小德而統言之與章句之意差別

大德只小德之運化不息者便是否

三山齋集
許多小德之一本處是大德只運化不息不足言大德

此章言至誠之德而先之以生質之氣者何也仁義禮智人所同得惟聖人別有聰明睿智之質此章極論聖人之德故列以書之

中正太極圖分屬禮智此章專屬於禮者何歟分屬專屬皆無不可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一節蓋極言聖德神化之盛而言之鄭重而娓娓有若屬意而言者莫是贊明夫子之道之大否大抵此書之發揮要以孔子

爲準的故第一節言三達德而以吾不能已結之第二節歷敘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以孔子論政次之明其所傳之一致三節反覆乎天道人道而祖述憲章以下直露出仲尼而其下極論道德表裏之蘊愚見如是未知如何

中庸所以明道學而夫子是萬世道學之祖宗故一篇之中自多稱述觀來意若以此書專爲贊揚夫子而作則誤矣露出之云尤不好

自然之功用此從裏面說而以功用爲言何歟裏面亦有裏面功用猶言效應也

惡其文之著此與老莊玄默之旨相近歟

未須論彼此同異聖人必不欺人便默默從事於這工夫方是切已

雲峰以不顯篤恭為未發之中雙峰以無聲無臭為天命之性未知是否

二家說推演及此然無聲無臭實非未發之謂也

首章言道末章言德道以理言德以心言將散為萬事故言理將合為一故言心否

始言道終言德子思未必有意後人在費裝定爾

三山齋集卷之五

三山齋集卷之六目錄

書

答李學泳

答李春謙

答任聖白

答崔慎之

答崔道光

答金義集

答李錫

答張受教

答金翼顯

答高時沃

答馬游

答李晉鎬

答趙命彬

答俞極柱

答朴東蘅

答崔光浩

答李鉉二

答金濟亨

三山齋集卷之六

書

答李學泳

當初埋主大是過舉既覺其然則何可一日仍置也
若以久埋還奉為疑則公私自多其例如人家遇兵
亂埋主以出者亂定而還又如學宮或有黜享之舉
而後得復享者雖在累年之後豈得不還奉此皆可
據也告文草構去

曩在乙未家禍孔酷一子一孫相繼夭折於五日
之內子婦有遺腹又不得男叫號喪性誓將棄家

三山齋集
遠遁念考妣香火猶可託之族人而孺人神版誰復主者遂乃率意埋置於墓側而且去矣旋被隣里挽執不得自遂而最後得再從孫學泳立爲亡子之嗣則身後之事亦有分付處方悟向來所處大違情禮顛妄之咎無以自贖而旣埋還奉亦涉重難因循荏苒遂至十二年之久冥冥之中豈能無痛傷於斯耶今始博採衆議改成新主謹以酒果陳此事由惟靈俯垂鑑照是憑是依

答李春醮

無極而太極不曰無極卽太極而下而字何也

無極太極雖只一理旣曰無極又曰太極則亦各有其義豈合都無轉折而直曰無極卽太極乎而字正是轉折之辭熟觀本註則可以了然矣必言無極者朱子答陸子美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本豈未詳乎此耶

太極之生陰陽陰先於陽耶陽先於陰耶

陰陽無始若有先後則豈無始之云乎

周子太極圖從上始邵子先天圖從中起朱子大易圖從下生三圖之以上中下爲言者何也曰始曰起曰生之義亦難曉得

三山齋集
太極陰陽非有上下中邊之別特言之者或從那邊說來或從這邊說去周子圖明造化之本源朱子圖明卦畫之次第邵子圖又以見卦氣運行之妙故其爲圖各有不同而其實一箇太極陰陽而已曰始曰起曰生亦只是一義

洛書二方之位與河圖相易置朱先生謂陽不可易而陰可易皇明桂氏謂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復讎未知桂氏之言與朱先生訓義相合耶

陽不可易而陰可易乃正義也桂氏所論別是一說不可攙合

心有時隨氣質而淪於不善乃氣之罪歟

近是而有語病大槩心有作用故氣質之罪亦可謂心之罪也

性發爲情心發爲意情無關於心意無關於性耶性發爲情心發爲意各隨其指而觀之則本非不當而胡氏不合兩下對說有若心性各占界分不可以相通此其所以未安也栗谷於聖學輯要辨之甚明今錄在下

栗谷曰性發爲情非無心也心發爲意非無性也只是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意能運情情不能運

三山齋集
意故主情而言則屬乎性主意而言則屬乎心其實則性是心之未發者也情意是心之已發者也又曰夫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情之外更無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動爲情情是感物初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非情則意無所緣故朱子曰意緣有情而後用故心之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心之因所感而紬繹思量者謂之意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觀上栗谷說則兩言之得失可知

語類論意與情處朱先生謂欲爲這事是意能爲

這事是情此與先生前後議論不同何也

語類此說未及檢出然朱子嘗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底所謂能爲欲爲者大約似是這意思未見其甚疑

鄉飲酒禮玄尊下置小板謂之斯禁斯禁何義其行禮也以狗爲牲何也至射禮而有賓無介飲禮畢後介當何以去就也禮既畢而賓及大夫降出門主人則西南拜送而賓大夫不荅拜者何也

禁承酒壺之器謂之禁者酒戒也斯漸盡之意以其切地無足故名以斯禁云牲用狗取其擇人皆註疏

三山齋集
說如此鄉射禮雖先之以飲酒自其飲酒時已有賓無介非至於射而後去介也然則飲酒後介之去就非可論者賓退主人拜而賓不荅拜者非獨鄉飲酒爲然古人賓主之禮皆如此鄭氏以爲禮有終是也人心未可便謂之私欲乃朱先生訓也栗翁於人心道心說亦用此語及考圖式則以人心特表之人慾之橫生而謂反害於四端者何也

栗谷人心道心圖人心雖橫生於道心之傍然觀其脉絡則始曰人心而與道心雙書於善字之上至其末端乃曰人慾而書於惡字之下正所以明夫人心

未便是私慾至流於惡而後方謂之慾也圖與說豈有異乎此外數條先人曾有答人問者別別以去別關

凡人以聖人自期者性同故也心統性情則雖謂之心同可乎

凡人之以聖人自期者固以其性之同耳然苟此心不同性雖善其誰能運用發揮以盡此性之分量耶性發爲情時理先主張耶氣先用事耶

氣用事時便是理主張時不可分先後

鬼神是形而下也不可謂之理也若以人身上言

之則屬性境界乎屬心境界乎

鬼神是陰之靈陽之靈二氣之良能則其不得屬之形而上者明矣然陰陽二氣非鬼神靈與良能是鬼神語其分則雖不離乎形而下者而其一往一來一屈一伸無非理之自然恁地者是孰使之然哉豈非氣之極精英而至妙而不可測者乎若就人身而言之心便是那靈與良能性情便是那理之自然氣質便是那陰陽二氣大抵中庸鬼神是箇天地公共鬼神心是箇人身上鬼神

禽獸不能推而亦有一點明處若論一點明處則

與人無異耶

雖一點明其明處亦不可謂與人異但不能推故不得同於人耳

答任聖白

伏承僉賢猥以寒水齋先生配享集成祠事辱賜反復顧此蒙識何足以與聞惶愧惶愧然事關斯文不容無對夫以寒水齋先生之爲尤翁嫡統而尤翁實傳朱子之道則從以配食於兩夫子之傍其誰曰不可而區區於此猶有所難慎者抑有說焉蓋朱子以上大賢多矣朱子以後亦豈無其人而先生獨以兩

三山齋集
夫子享于此祠而名之曰集成豈不以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尤翁集羣儒之大成惟此二字兩夫子爲可以當之云爾耶然則其事體之至嚴與他祠院有絕異焉此愚於今日諸賢之議恐其未及深思而或失於先生當日之本旨者也今以大成殿爲援者亦似矣然大成之名惟先聖一人當之雖顏曾無與焉故羣弟子得以從享而無嫌至於考巖之以寒水齋配享亦惟以正位爲主故其所無嫌亦與大成殿同也若此祠則不然並正位配位而通稱集成今又有追配之位則千載之下將孰知此號之設限於何位而

得無疑眩於其間乎其異同之辨不待多言而明矣大抵此等大事不必以速成爲貴務在十分審量期於俟百世而不惑然後方爲尊奉先賢之道故頃於祠儒所稟妄有云云而欲其博議於有識今僉賢乃於三兩日之頃不知聽得幾箇所論而遽以爲議定其於事面無乃少輕矣乎所要文字鄙見旣如此且今病狀無以議此未克奉教只增悚惕而已稟目中一人曾有私嫌不可通問荅故原紙白還敢私於執事如此並須諒之不宣

答崔慎之

父母之喪禫宗家有喪憾則不得行祭次子當於其家而行禫耶宗子既不得來參則當從有故無禫之說耶

禫是變除之大祭宗子雖有故不行次子何敢行之於其家耶但未詳所謂故者何故若必不可行而至於踰月則過時不禫自有禮家之定論矣

出繼子既承父母之命為人後而其兄無子身死以古禮則當還歸本家未知如何

為宗子立嗣最正罷繼歸宗雖有其法必兩家父俱存相議而後得行之非為子者之所敢自遂也

出繼子其本生父母之喪只有兄嫂則葬後題主當以何為禮無婦女主祭之義或者曰以出繼子

某題之以待其兄之立後此果有可據耶

婦人無奉祀之義必無他男主則出繼之子姑為權

攝以待立嗣而還之猶為勝於彼耶若然則先以此

意告於柩前其題主則曰顯伯父所生父於所後父為弟則曰顯叔父

某官府君而闕其旁題祝辭自稱則曰攝祀從子某

云云為是

出繼子其兄亡後當忌故無祝行祭可乎

既有攝主則忌祭祝自當依上例行之

答崔道光

今據所引諸書文憲公九齋遺墟在於松京明甚其海州之九齋則不過後人追慕德義摹其制而爲之者而實非遺墟也非遺墟而謂之遺墟至於立石以紀之無乃虛乎此非難辨之事而同宗之間相持不決意其間別有委折而然此則非愚之所能知也

答金義集

有一知舊家遭故旣題主將安趺方時趺方直紋遽坼倉卒罔措遂爲懷祝返魂而旣坼之趺方不可仍因則議者以爲主身神之所依不可更造以

他木改趺合宜云或以爲主身之於趺如人之肢只改其趺則豈其神道之所安告由後並爲改造爲宜何以則可以合於情禮耶

神主新成因趺方之有傷旋復改造甚未安無已則只改趺方爲得耶蓋趺方只以安乎主身者輕重固不同也以趺方譬人之肢體者似不察古人作主之意欲神之憑依乎此而非像神以爲之也旣非像神又何肢體之有其說近於白撰矣

答金義集

禮爲長子服斬有正體之論而今有二人焉甲者

三山齋集
則其父以庶子傳重是於祖爲體而不正也遭長子喪而服斬乙者則其父出繼傳重是於祖爲正而不體也遭長子喪而不服斬矣喪服傳庶子不得爲長子斬註曰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遂庵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旣曰爲之子則與所生子何別又曰四種說取他子爲後者指他姓也如此則適適相承之家中間一代雖繼後以此降服似無其義由此觀之甲者之服斬固宜矣備要曰繼祖及禰已三世者當服斬尤翁曰適適相承者謂祖父以上皆以長子相承其間如有支子傳重

養他子爲後者雖屢代之後亦不可爲長子服斬以此觀之乙者之不服斬亦有所據矣幸賜指教俯詢庶子傳重與爲人後者長子之服所引尤翁說已極明白卽此而二家所行之得失著矣更何待多辨乎遂翁所論別是一義其以養他子爲他姓則尤恐未安後世雖有遺棄兒收養之法此何可參錯於古禮而三年不三年云哉然遂翁於此亦謂不敢自信而其答金龜瑞之問則舉喪服傳正體傳重之文以爲必有此三義俱備然後乃可服斬養他子爲後者只有傳重一義故疏說如彼此則又與尤翁說無

三山齋集
異惟在擇以從之而已

答李錫

積阻忽拜二書驚慰可知第審間遭賢閣之喪仰惟
伉儷義重摧慟難堪况先夫人禫制纔訖又有此憾
侍下情理尤當如何種種爲之傷歎卽此寒沍服履
更何似惟願深自寬抑以慰慈念履安年來老病轉
甚便成癯廢值此歲暮尤無怍况奈何寄來問荅冊
子荷此勤錄披復以還不勝悲感謹藏之以備後考
耳父在爲妻不杖之說尤翁嘗以爲古有其禮然家
禮不論父在與父亡通爲杖期杖則禫矣今之行禮

者若一遵家禮則無此疑矣近世士夫家皆從此論
便成通行之例那中不然乎設或遵古禮而夫雖不
杖不禫子之於母杖期已是降也豈有又降而不杖
不禫之理然則於其禫也恐當依下方所錄朱子之
說舅主其祭而子行變除然係是變禮不敢斷其必
然莫如謹守家禮成法爲可以寡過也強億僅此不
宣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

宋時仍唐

之舊父在爲母亦三年故其問如此

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

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卽除

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吊服可也但改其
祝辭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禮凡喪父在父爲主故夫雖無服大祥之祭猶

自主之今祖在則祖當主祭也

答張受教

有一人喪其長子長孫而身亡者其曾孫方在幼
穉題主雖以此兒名字傍題至於將事一節不得
不替行而其祝文措語將何以爲之孝曾孫某幼
不卽事攝祀孫某敢昭告于顯祖考云云無已甚
謬否去攝祀二字但書孫某亦或無妨耶

俯詢宗孫幼而支子攝祭之禮朱子答李繼善此問

曰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今詳來
意似欲以攝者之屬稱稱其所祭而告之是不但主
其事而且易其名矣豈所以嚴宗支之大分乎愚意
恐當曰孝孫某幼未將事使某親某敢昭告云云攝
者爲尊行則使字改以屬字較穩曰使曰屬雖若非
幼兒所能旣爲之替行則便是使之屬之也似不必
深拘如何如何

答張受教

出繼之孫還奉生家遞遷之祀大非不貳統之義坐
見高祖祠版之埋安雖有所不忍先王制禮亦未如

三山齋集
之何也已孰敢以非禮之禮隨意變通於其間耶愚見如此惟在量處

答金翼顯

五服圖男爲人後云云

女適人者不降其正統之服與爲人後異者南塘所謂無二統之嫌者已自得之只觀爲人後者稱其所生爲伯叔父母而女適人則不然可以明之矣爲兄弟之妻不降別是一義其說具於喪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註疏歸宗云者婦人父雖卒猶得歸宗子之家也

虞祭時祭設饌圖云云

要訣設饌圖魚肉外別有湯未見所據豈叅之以國俗歟今家貧力乏不能具多品則遵家禮只用魚肉夫誰曰不可古禮魚肉皆熟而升之於俎與今之所謂湯者固不同而家禮則又未詳如何然此則隨時制宜或用湯或用煮只準魚肉二品之數恐亦無妨不必是此而非彼也

沐浴後卽行襲禮云云

始死之有奠所以憑依乎神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此見聖人用意深微有不容暫緩者而家禮

移之於沐浴之後蓋仍書儀之舊而終有所悵然者
今以新沐進襪為象生之義非不新奇而朱子本意
果如是否不如姑置之闕疑之科而已飯含在卒襲
之前者卒襲則設瞑目何以行飯含耶此則非所疑
也

沙溪說為母為祖云云

引朱子說以證代父受服之義則固然矣但父喪中
服母期之說果恰當而可行者耶先賢之論多以為
難從沙溪所疑恐亦在此

不杖期條喪服小記云云

生不及祖父母鄭註雖如此已被張亮駁正其說詳
見於問解稅服條沙溪蓋以張說為是也其所謂已
未生之前已沒者居在異國久而後聞喪故追計其
年知其如此也

朝哭條楊氏說云云

朱子說是論夫為妻喪小記說是論舅為婦喪二義
本不同而楊氏以此證彼固不相着然所謂夫若子
主之者亦非夫子互主有夫則夫主之須無夫而後
子得主之楊氏之取以為證意或如此非故意脫去
若子二字也慎齋說常所未解蓋曰舅使子某云云

三山齋集
則是爲舅主之豈子主之耶舅旣主之則又何必使子代行也尤翁則一主奔喪父爲主之文雖與備要註有碍自是一大議論今士大夫家皆遵以行之便成不刊之典未可容易論斷更須熟講待有定見然後還以見教如何

俗節奠上食後別設歎

俗節奠兼設別設未知孰爲輕重而一日三奠稍似重疊兼設或無妨耶人家多如此

吊禮云云

吊禮之先後拜家禮成法何可違也但今人多不知

有此主人雖欲行禮爲客者往往駭惑失措不成禮貌先人嘗以爲與其如此寧從俗一拜客致慰後以哭爲答亦或無妨故不肖居憂時果遵以行之耳

婦人首飾云云

婦人喪中首制其見於儀禮喪服篇者初非難曉亦無難行只今人不肯講以行之耳如欲從俗則簇頭新令之後聞皆以白色裹簇頭而斬衰簪用竹齊衰用木以插於後髻而已

答高時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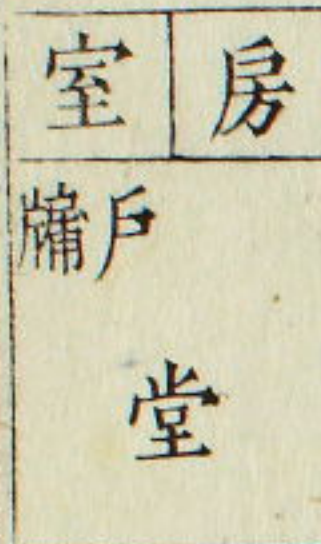
俯詢不遷之禮先賢所論不一有不敢率爾論斷而

大抵從沙溪說則多有窒碍處尤翁則力主墓所藏主之論豈不儘直截有據而或人家墓遠子孫不能就居則恐亦難行獨其答鄭景由書有別立祠於宗家之說愚意每以此為最善如是則雖有累代不遷之位不患其無所處而既是別祠亦不嫌於僭矣未知如何既奉於宗家則忌祭節日自當如禮行之考妣並祭人家皆如是不須疑也題主當依家禮祭先祖之祝稱以先祖旁題亦當曰孝孫而但與施於祖考者相混改以孝幾代孫亦不妨耶對客忙撓不暇盡意畧有所語於胤君者歸當詳告尤翁書亦令錄

去以備參考耳

答馬游

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寢廟正廟之所以異者何南向之廟而戶在東牖在西恐不成模樣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通典說如此戶東牖西是就室之南壁上左為戶右為牖非於東西壁相對以設也來意似誤認有圖在下



別子若有庶子云云

別子若有庶子此庶子通指衆子妾子

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云雖非適
長子孫亦得祖別子否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立
廟當如何

此亦常意大傳百世五世之說與王制三廟二廟之
法若有不相合者古人於此亦必有道以通之而今
不可考可歎然宗支大分禮意最嚴支孫雖爲卿大
夫何敢立太祖廟以祭之此則恐無疑也

伯叔父母祔于曾祖若是伯父則在兄弟之序宜

爲宗子似不當班祔抑或宗子無后則次子奉祀
否且或伯叔之稱有分別否

此卽所謂殤與無后者也然後世立後之法漸廣罕
聞有宗子無後而班祔者矣

祝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之讀祝之時主人跪否
讀祝時主人以下皆跪丘氏儀節如此而備要從之
始祖百世不遷而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何歟
始祖親盡而猶奉於祠堂則僭於諸侯五廟之制而
不敢爲也於是乎有藏主墓所之法然宗孫仍主其
祭則不害其爲不遷也

三山齋集
大帶黑履俗制亦當用否

古履之制今人多不能識或代用俗制亦可大帶則不可易也

有官者公服云云

未冠而有有官者宋時以父祖之蔭子孫雖在襁褓亦得授官也

女子之笄鄉俗未有行此禮者苟欲行之背子冠笄以俗制則當用何等服也

女子笄今人未聞有行之者不獨鄉俗爲然也如欲行之背子之制今不可考代以長衣唐衣之屬恐或

無妨笄制只依內則註鞞髮作髻之法而插笄於其中冠則未有恰好者故闕之亦可古者婦人不冠故耳

朱子曰爲奠鴈而拜主人自不應答拜奠鴈是執贄之義則奠鴈而拜卽爲主人主人之不答拜何禮曰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據此則奠鴈之拜乃是男女相見之禮非爲主人而拜明矣

柔日剛日之異再虞三虞何

虞欲安之故再虞用柔日柔日陰也陰取其靜三虞則將祔于祖廟故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

三山齋集
卜日之或丁或亥何

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註曰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
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又來日丁亥註曰亥爲天倉
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取亥云

始祖先祖之祭用腥何祝辭稱孝孫姓名何始祖
先祖既不敢祭則猶當歲一行墓祭而冬至立春
之祭既不得行則獨祭季秋何

始祖先祖是上古之人故祭用上古之食上古固未
有火化也祝辭孝孫稱姓抑亦以世遠中間姓氏容
有變改故歟歲一祭既行於墓所則當依墓祭之禮

以行之冬至立春之不敢祭以其嫌於僭耳禴祭則
無是何爲而不可行也

忌日齋戒只前一日似有歉於終身之喪是日不
飲酒不食肉獨於齋戒之日不然未安欲前期設
素則曾祖考似有等煞未知如何

忌日比時祭爲輕故只前一日齋戒而不食肉則不
干於齋戒不必拘此自祖以上似當有差等
墓祭無侑食何義

原野之禮從畧也

答李晉鎬

所論人心道心之義泛論天理人欲如是說亦自不妨而乃若人心道心則自有界分自有脉絡不容相混食色之得其當者謂之人心聽命於道心則不可便以爲道心也忠孝之未中節者謂之道心爲人欲所掩則不可便以爲人心也竊觀來意似直以人心爲人欲此受病之源也人心若是人欲則大舜何以曰人心惟危朱子何以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乎於此勘破則可以瞭然矣所謂人心生於氣質之性者尤大錯氣質與形氣雖同一氣而其旨迥別更詳之爲佳

答趙命彬

有人出後於人數年之後其本生父又爲出後而遭其所後父之喪或云此人雖先出後於其本生父之所後父當以生祖父一例服之爲宜或云子先出後則本生之親宜以伯叔父母稱之其於伯叔父之所後父豈有祖孫之義而服之乎二說何者爲是

莫重變禮何敢輕議而姑以臆見則下說恐得之若如上說則設使所生之父又有其所生之喪此子當何以服之大凡服術恩與義而已此服旣無所後之

義又無所生之恩將何所名而爲服乎妄意如此而不敢質言惟在博詢而處之耳

答俞極柱

先妣禫祀過行於四月而身有第五叔父服則先妣禫後居常服其黻布帶歟服其白布帶歟心喪雖重不列於五服之內所謂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痛之情者也身旣無服則雖遇總功之輕喪猶當服其本服况於期乎

三從兄得柱之子今已死矣雖使復柱只有一子當如黃秋浦以黃義州爲後之例而以其子爲兄

之子歟先廟旁題以亡兒名爲之而此兒已死則撤几筵當據尤菴說以服盡之日爲定而先廟改題以何日爲定歟

恐當於立后之日具由告廟因行改題之禮蓋此是兄亾弟及與爲亡者立后之禮宜有不同不必遲待撤几筵之後妄意如此未知如何

凡喪父在父爲主則妻子不得爲其母主喪而其父主之歟虞卒哭練祥祝辭不可與告妻之禮同未知如何

若從凡喪父爲主之說則只得如此然事多窒碍世

亦未聞有行之者矣

尤庵答人問曰外孫奉祀朱夫子既斥以非族之祀而終無許焉然則外孫尚在而忍埋其主歟兩先生之說其嚴如此誰敢容他議乎

備要襲條未卒襲有設奠尸東之事襲後又有設奠尸南之事至小歛時有始遷襲奠之設按圖則此奠乃襲時尸東之奠非襲後尸南之奠也所謂尸南之奠是置靈座之具非設奠也

最長房死祧主當移安於次長房而尤庵則以爲當於葬後同春則以爲當待三年何所適從歟

尤庵說誠有意義然以常禮則三年後移奉次房似宜

尤庵答人問曰所後服盡然後方服私親服然則爲人後者所後禫吉前不服本生喪服而常服所後禫吉服於心安乎

尤庵此說蓋欲致嚴於所後喪制而但其所謂服盡者不知的指何時若必至禫後而猶不許服所生之服則恐太過矣

孟子陳氏註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壓於嫡母而不敢終喪此王子無乃庶子而承統者歟按家禮齊

三山齋集
衰三年條有士之庶子爲其母同之說則庶子之不爲父後者無所壓降明矣或云庶子有嫡母則爲其母降服此豈非誤認孟子陳氏說而有此言歟

禮無嫡母壓庶子之文嫡母在爲其母降服者非是

答朴東蘅

形質氣質雖本一氣然便以形質爲氣質則不可耳目口鼻四支百骸之類是形質氣質則寓於其中而或清或濁或美或惡者也朱先生有天氣地質之說以此意求之則人身之中其輕清底爲氣而屬乎天

厚重底爲質而屬乎地合而言之又只是一箇物事大槩如此

答崔光浩

第二條云云

謂中和人人一般則固不可今日性情人人一般其言豈有病乎似緣游氏以性情言之則謂之中和之說而遂以性情爲中和然黃氏本意恐未必如此

第三條云云

形而上下之義兩說皆未穩形而上猶曰形之上也形而下猶曰形而爲下也蓋形卽是下非於道器之

三山齋集
間別有所謂形者而分爲三層也如以諺釋則恐當
曰形。○_上形。○_上下未知如何

第七條云云

太極圖陰陽圈左邊白底是陽而中間黑底以見陰
根陽之意右邊黑底是陰而中間白底以見陽根陰
之意然則陰陽各是一圈而已何以謂之三圈耶

第八條云云

班祔神主或以龕室狹窄而不得祔於正位則東壁
下西向設之是人家通行之例也

第九條云云

爲人後者於其本生親祭時祝辭規式只當依朱子
定論以伯叔父母爲稱自稱則以從子生家兄弟之
有無不須論也

答李鉉

間傳輕包重特之義云云

輕包重特之說又蒙反復深仰不明不措之意然此
義本無難曉特明者偶滯於先入耳病昏不能詳對
姑論其槩麻者凶之極也葛者凶之殺也故麻得包
葛葛不得包麻重者必特所謂尊者不可貳也輕者
得包所謂於卑可以兩施也此果有何疑乎包之爲

三山齋集
含字義甚明如所謂包大小兼費隱所謂專言則包四者非含之意耶如必以兩物俱有者爲包則未論其他左右博觀古書何曾有頭戴兩經腰着兩帶這般差異之服耶今反以爲穩便信乎人見各不同也如是而猶未契則只俟異日面究而已

答李鉉

練後朝夕展拜退尤所論雖本於人情家禮旣無其文且朱先生常侍無拜之說恐是禮意故鄙家則從前未嘗行之亦未知果如何耳小祥後爲後者其受服行祭之節禮無可據不敢質言姑以臆見推之則

已過之小祥旣不可疊行饋奠之拖過四五年不以時入廟亦極未安到再期之日只得直行大祥仍撤几筵而主人之變除則却從公文來到日始計翌年受練服又翌年受禫服又中月而吉服皆不祭只哭以行之而已喪服小記日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據此祭與除自是二事以其事在同時故因祭以除而其實祭爲之主然則如上所值者先其祭而後其除或不至甚悖否若其爲後在大祥之後則如來示以素衣終其餘月似得之矣間傳輕者包之義尤翁所謂兼服輕服之經帶者似本於

三山齋集
橫渠而頭戴兩經腰着兩帶終涉差異愚意則包與兼不同包者乃是以此含彼之謂觀於中庸註兼費隱包大小之文可知矣然則此所云輕包亦言以麻包葛非既服麻又服葛也註疏說正如此更詳之如何家禮昏禮篇同居尊於舅姑者據祠堂章同居之文蓋指傍親之屬尊者耳尤翁并與舅之父母而當之似失照檢且舅父而在則是爲宗子宗子退處私室而其子乃敢據正堂見婦尤恐不然愚意只依見宗子之禮先見舅姑於私室而舅姑以婦詣拜祖舅姑之堂其或可歟奠費當否諸說不同而世俗多行

之者從之亦何妨父新葬母改葬而合封者先行父虞翌日詣墓爲母設奠似宜凡此多關於禮之大節而又與先賢之論不能無小出入極令人皇恐如有謬誤痛加指摘以回教之爲幸

答金濟亨

小生先祖監司公 贈左議政公兩代衣履之藏本在廣州地而兵燹之餘孱孫流落嶺表瑩域失傳展掃無處則相與怵惕而悲之監司公則就其胤子叅議公墓後設壇議政公則就其伯氏判書公墓右設壇原墓歲一祭時畧設望奠於壇所以

三山齋集
紙榜將事未知期於何時而蓋出於子孫追遠之私情非有禮經可據之援例也禮無明證則罷之爲得耶

尊門設壇之祭固出於孝孫追遠之至情而揆之以禮未有所據蓋墓者體魄所在與魂氣之無不之者其理不同故曾子問雖有望墓爲壇之文此則正以有墓可望而要必在兆域之內耳今旣失墓乃於數百里之外強附於其兄若子之墓于以行祭殊無意義而事面亦不尊矣旣知其然則恐不合引之無窮有若不刊之成法故曩對上舍君有所云云然此大

事也不可以一人之言有所判決更博詢於知者而處之如何

三山齋集卷之六

三山齋集

